

庄子本原



ZhuangZi BenYuan

黄瑞云 | 评注

B223.55
201411

阅 览

庄子本原



ZhuangZi BenYuan
黄瑞云 | 评注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本原/黄瑞云评注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3.8

ISBN 978 - 7 - 216 - 07592 - 3

I. 庄…

II. 黄…

III. ①道家②《庄子》—研究

IV. B22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1715 号

庄子本原

黄瑞云 评注

出版发行:  长江出版传媒
 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字数:589 千字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22.75
插页:3

版次:2013 年 8 月第 1 版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7592 - 3

印次: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45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序

黄瑞云教授经过多年惨淡经营,《庄子本原》一书终于脱稿,嘱我写篇序言;盛情所系,我没有理由辞却。

瑞云研究老庄,二十多年前即已结合教学进行。其《老子本原》,于1995年出版,而《庄子本原》的撰著竟又延续了十年,耗费了较前者上百倍的精力。十年之间,他当然做了大量别的工作,但《庄子本原》书稿一直放在案头,随时翻检,未曾一日或忘。其治学之勤,用力之深,不畏艰辛,不辞寂寞,在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下实在难能可贵。

瑞云治学,总能大气磅礴,以高屋建瓴之势,把握对象的整个体系,揭发其内在矛盾,理清其全部脉络,提要以钩玄,举纲而张目,非只寻常诠释而已。《庄子本原》正文之前有一篇总揽全局的长文,对庄子哲学作了全面的论述。文章辩证地分析了庄子所处的时代。持续几百年的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磨难,统治者的贪婪残暴更使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但时代毕竟在进步,旧的社会结构正在解体,国家散乱分裂的局面正在向统一发展,学术思想空前活跃,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辉煌。然而各个阶层,各家各派,对时代的认识各异,对社会人生的感受也不同。庄子特别揪心于时代的苦难,痛感统治者的暴虐,因而特别感到生之累患,为其如此他才费尽心力去探索生存之道。一部庄子哲学,从本质上说就是一部探索人生的哲学。一方面消极应世,一方面又向往自由,是同一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。宣扬“以无厚入有间”或“无用之用”的方式去求得生存,同时又追求“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”的逍遥,两者是同

一个庄子,同样是庄子希图摆脱人生桎梏的呼喊。文章指出庄子继承了老子之“道”,却同老子走的是不同的方向。老子把他认定的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的哲理,引向社会政治,发展为“处无为之事,行不言之教,万物作焉而不辞,生而不有,为而不恃,功成而弗居”的政治学说。庄子却把“道”这种“生万物,万物又复归于无”的理论,演绎成为齐同万物,泯灭是非的人生哲学。庄子认识到天地万物从无到有,又从有到无,永远处于无始无终的变化之中。他把这种认识同人的生死联系起来,认为人从生到死,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死不过是参预另一种变化的开始。他说,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生是可喜的事,那么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,进入无穷无尽的变化之中,该是何等的欢乐。“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,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,其为乐可胜计邪!”由于庄子具有这种超越生死的人生观,因而修养到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,即所谓“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,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;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,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。”表面看来,庄子表现出非常达观,骨子里却是极端悲观的。正是对现实的人生感到绝望,他才创造出如此超脱的理论。瑞云的文章剖析了庄子哲学内部的矛盾,论说其思想之深刻,也揭示其消极的性质,整个文章将庄子虚玄深邃的理论作了深入浅出的评述。

《庄子》内篇,哲理深赜,且不无矛盾,清理并不容易。而外杂篇更非常庞杂,不出于一人一时之手。甚至不出于同一学派。尽管前代注家已知道外杂篇中有非庄周所著的篇章,但除《让王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说剑》和《渔父》明确为非道家著作外(尚有人持有异议),其他诸篇大多仍解释为庄子之道,乃至曲为解说。瑞云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,将外杂二十五篇(即不包括《天下》篇)分成十组,逐篇逐章进行分析:哪些是对老子之道的发挥,哪些属于庄子哲学的演绎,哪些近于老庄之道,哪些假用老庄词语而实与老庄相悖,哪些为儒道混杂,哪些系法家作品、杨朱之说、纵横家言抑或其他愤世嫉俗之作。将外杂篇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清理。作者的分析,决非主观臆断,而是尽量发掘内证,实事求是。对这些问题虽也有学者作过研究,似乎没有

一本书能有本书那样说得通畅明白。通畅明白，是本书的一大特色。作者曾说，如果他的评析正确，则可供读者参考；如果他的评析错误，也让读者易于发现。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至诚慎重的态度。

《庄子本原》的注释全面地吸取并融合了历代注家的成果，但又有其自身独到之处，有许多创见发前人之所未发。如《逍遥游》中大鹏和小雀谁更逍遥，郭象谓“夫小大虽殊，逍遥一也”。郭象之说，千八百年来无人怀疑。瑞云看法刚好相反，谓“小大虽殊，其不逍遥一也”。庄子深感世之罗网，强烈追求自由。如果“小大虽殊，逍遥一也”，这种追求也就没有必要。又如谓《养生主》中庖丁解牛的要义，在于庄子表现其“以无厚入有间”的生存之道，而非赞扬庖丁的绝技。这些论证，都充分而确凿有据。再如论《齐物论》南郭子綦问风吹万窍到其自己“怒者其谁邪”，郭象曰“物皆自生耳”，没有另一个怒者。瑞云作了大不相同的诠释。曰：“按老庄哲学，道生万物，世间一切皆道之体现，则大块噫气万窍怒号也不例外，因此那个怒者就是道。但道作用于万物的方式是‘无为’，即任其自然。万窍怒号则任其怒号，万窍为虚则任其为虚。因此那个怒者又是无法感知的。本篇的要义是‘齐物论’，道之于物论是非，即如对风鸣万窍，任其自然。明白了此中意蕴，才能理解‘齐物论’何以由南郭一番高论开头。读懂了这一段，也就进入了解‘齐物论’的门槛。”所作解释或许受前代注家的启发，但似乎没有谁说得如此鞭辟入里。

差不多在整个二十世纪，不少的哲学著作和科普著作，对《庄子·天下》篇中“天下之辩者”的著名论题“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”大为惊叹，认为这位“辩者”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作出了“物质可以无限分割”的科学论断。（还有一些未接触过原著只是以讹传讹的人，甚至说成是庄子本人的发现。）瑞云对此特别解释说：“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。‘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’是逻辑推理，不是物理认识。意思是一尺之棰，如果日取其半则万世不竭，因为不管剩下多么短，反正只取了一半，总还是有一半在。用数学语言来表示，就是二分之一的 n 次方永远不等于 0。不是说真可以日取其半

而万世不竭。这位‘辩者’极有智慧，毕竟还不是爱因斯坦或海森贝尔。”这个典型的例子最好地说明了瑞云教授的睿智和理解力。

研究古书，通达训诂是决定性的基础；不通训诂，解说古书就无从谈起。瑞云出于章黄学派嫡传刘博平（赧）先生、黄耀先（焯）先生之门——同晚年的耀先老过从尤为密切，即在文革风雨如磐之日也未曾中断，耀先老逝世前五日瑞云还到病床前问安聆教——他不仅领受了尊师的学识，特别是浸染了前辈学者严谨的学风，故其训解诗书特见功力。《庄子》注解，自向秀、郭象以至晚清末季所传数十家，注疏固甚深入，而歧义异解亦至为纷繁，爬罗剔抉，至为艰巨。本书广泛采用古今注家的注释，皆原文摘引，并加以分析。而瑞云自己探究发明者亦复不少。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窥豹一斑。如《养生主》“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”，训解为“知，犹欲也”，句意谓吾生有尽而欲望无穷，所以危殆。并特别说明，按常训解为“知识”“智识”者误。如《人间世》“无门无毒”，训“门，守也；毒，害也”。句意谓既无防人之心，也无害人之意。又如《在宥》“云将不得问”，训“问，答也”，言云将得不到回答；谓此为“相对义同词”之例。《天下》篇“彭蒙之师曰”，训“师，教也”，言彭蒙之师即彭蒙之教；谓此为“名动同词”之例。（揭示古代汉语中“相对义同词”“名动同词”，实在是对古汉语研究的贡献。）特别如《则阳》中“是故丘山积卑而为高，江河合水而为大，大人合并而为公”，“合并”一词一般认为是不需要注的，瑞云特别注明：“并，杂也，分散也”，此处为分散杂乱之意，与通常训“并，合也”者不同。“合并”与“积卑、合水”结构相同，是动宾关系，不是同义联合。“合并而为公”，意谓集中分散杂乱的意見主张，成为共同的认识和行为。还是《则阳》篇，“反在通达之国”，一般都不注意句中这个“在”字，甚至以为是虚词。本书特别注明：“在，视也，察也”，“反在”犹言“回看”。如此训解，特见卓识，不能不令人折服。类似如此独特甚至是奇特的训解，全书随处可见，胜义纷呈。作者认为，提出新解，旨在追原其本义，而非有意标新立异。他总结新解的原则：一是训诂有根据，解释不牵强；二是意思比旧注更为明白顺畅，与前后文贯通一

致；三是更好地发掘原有的修辞艺术。要求如此严格，故他所作新解别训，引证翔实，分析清明，每每的当不可移易。

假借是古书中用字常见现象，清代训诂学家发现古书中许多假借，解决了不少前代注家望文生义的误解。但瑞云说清人讲假借，得之者十六七，失之者亦十二三。所以他不轻易讲假借，他讲假借也有三条原则：一是语音确有根据，二是解释原文旨意比旧解更为通畅，三是尽可能找到旁证。对于滥用假借却使原文反而杆格难通者，本书作了不少纠正。兹仅举突出的一例，《则阳》篇柏矩对罪人号天而哭之曰：“子乎子乎！天下有大灾，子独先离之。”“子乎子乎”本是呼唤之词，非常平易。俞樾《平议》却说：“‘子乎子乎’，乃叹辞也。《诗·绸缪》‘子兮子兮’，毛传：‘子兮者，嗟兹也。’此云‘子乎子乎’，正与‘子兮子兮’同义，子当读为嗟。”瑞云按：“俞说非是。‘子乎子乎’与‘子兮子兮’同义是真的，但都是呼唤之辞。‘子’是人之通称，此处犹言‘你呀你呀’。‘子乎子乎’之‘子’与下句‘子独先离之’之‘子’是同一对象，意思清楚明白。毛传‘子兮者，嗟兹也’，是说‘子兮’是嗟呼之词，并非‘子兮’当读为‘嗟兹’或‘子’当读为嗟。‘子’在《绸缪》诗中是爱称，在柏矩呼唤中是通称。从王引之、马瑞辰到闻一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考证‘子兮’是‘嗟兹’的假借，都是误读了毛传。大训诂家也不能绝对不错，俞樾云云只是重拾王、马旧说而已。”这样的辩正，是坚实有力的。

古书中或有错漏，或有衍文，古代注家对待错字衍词，是十分审慎的，一般只分析指出，不轻易改动原文。瑞云坚持前代学者的严谨学风，校勘取舍极其慎重。近代有些人甚为轻率，改易原文现象逐渐泛滥。至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赵纪彬乱讲《论语》，谭介甫糟蹋《楚辞》，这种恶劣作风达于极际，并一直影响到现在。近年出版的某些《庄子》注本轻率改字现象也相当严重，瑞云于此不惜笔墨，对错误地删改原文的现象予以辨析纠正者不下数十处。兹亦举突出的一例，《胠箧》篇“夫川竭而谷虚”，李勉《庄子总论及分篇评注》谓应作“谷虚而川竭”，理由是“盖川之水由众谷而来”。陈鼓应《庄子今注今译》据李

说将“川竭而谷虚”径改为“谷虚而川竭”。瑞云曰：“李勉说非是。《尔雅·释水》：‘水注川曰谿，注谿曰谷，注谷曰沟，注沟曰浍，注浍曰渎。’郭璞注：‘此皆道水转相灌注所入之处名。’《释水》所列水注入之名，由小到大，依次为川、谿、谷、沟、浍、渎。是川小于谿，谿小于谷；‘川竭而谷虚’正用此义。古今义异，不能以今义乱改古书。此其一。《老子》第三十二章‘譬道之大天下，犹川谷之于江海’，先川后谷，先江后海；川小于谷之意甚明。此其二。《淮南子·说林篇》亦作‘川竭而谷虚’。此其三。考其古义，足证‘川竭而谷虚’不误。李勉理解川必大于谷，其说不当；径改原文，则未免轻率。”瑞云之所以不惮其烦予以辩正，不单是维护一部珍贵的古籍，更重在维护一种严肃的学风。瑞云所有注释，充分尊重古代注家训诂。他自己说没有前人的导引，简直寸步难行。但他又不受他们的束缚，纠正了大量前人的误解。这种作法，绝不是靠勇气或胆量所能办到，而更需要坚实的功底和卓异的颖悟。

由于各种原因，《庄子》书中某些词语或句段，很难索解。对这些疑难之处，瑞云只转介前代注家之说并提出疑点，或就具体情况进行分析，之后说明其疑难所在，未得确解，不强不知以为知，留待他人再去研究。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瑞云孜孜不倦，艰苦磨砺达数十年之久。中虽饱经劫煞而矢志不移，故得进入国学深邃的堂奥。其所著《诗苑英华》、《词苑英华》、《诗义索原》、《论语管窥》、《历代抒情小赋选》、《历代绝妙词三百首》等书，皆能涵容今古，驱驰百家，成一家之言。其《庄子本原》则《老子本原》姊妹篇也。庄子是古代的寓言大师，而瑞云寓言当今之世无与伦比，或亦导源于庄子也。

庭焕与瑞云忝在同乡，少年同塾。记当年风雨对床之夕，绸缪共砚之时，切磋文史，唱酬诗词，犹历历如在目前；而屈指年光，又恍如隔世。有志者事竟成，瑞云终成为杰出的学者诗人，著作等身，成就辉煌；其所作诗词，或浑厚隽永，或清新明丽，自成一家，不失唐人风韵。而我僻处深山，碌碌无所施为。瑞云不忘故旧，六十多年间始终

珍视童稚莫逆之情。金兰高谊，不让范张千古独标。其《庄子本原》一稿，几番寄我参阅，不揣谫陋，亦常献其绵薄。书中具名引录拙见凡三十七条，《老子本原》亦引录拙见五条。)实我平生之幸；然深恐玷污白玉，亦不无忧惧也。

储庭焕

2005年4月13日

于湖南湘山杉木岭茶场

凡 例

一、本书《庄子》原文采用王孝鱼整理的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(中华书局 1961 年 7 月版)——王孝鱼《点校后记》说:“郭庆藩《集释》收录了郭象注、成玄英疏和陆德明音义三书全文,摘引了清代汉学家如王念孙、俞樾等人的训诂考证,卢文弨的校勘,并附有郭嵩焘和他自己的意见。”《庄子集释》“原根据黎庶昌《古逸丛书》覆宋本,但校刻不精,错误很多。现在根据《古逸丛书》覆宋本、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、明世德堂本、《道藏》成玄英疏本以及《四部丛刊》所附孙毓修赵谏议本校记、近人王叔岷《庄子校释》、刘文典《庄子补正》等书加以校正。”“此外,又把陆德明的《庄子序录》和焦竑《庄子翼》所附《阙误》一并列入。”

二、王孝鱼校勘虽甚精审,但重在文字正误。清人和近代学者发现《庄子》书中有不少错简、误夺或衍文,考订校勘者甚多,为王孝鱼所未涉及者,本书亦斟酌采用。凡根据王孝鱼校正或他人校改,系有本可据者,正文择善而从,注中加以说明。凡根据其他典籍引文(如《列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引文、《世说新语》《文选》注等)及语言文句分析采用文字,则加方括弧表示,删去文字用圆括弧标出,都在注中说明。也有不用王孝鱼校改而仍用《古逸丛书》覆宋本原文者则不用说明。

三、本书注解,力求训释准确而文字简明。凡属常训,则直接训解。词义较为特殊者,则引用训诂来源。凡采用古今注家之说,皆直

引原文，必要时加以说明。凡注者自己的理解，则直接解说，必要时引他人之说以为佐证。

四、本书引用郭象注、成玄英疏、陆德明《庄子释文》特多。引用时分别称为“郭象注”、“成玄英疏”和“《释文》”。——《释文》中凡引用崔注、向秀注、司马彪注、孟氏注、王叔文义疏、梁简文帝讲疏者，保持《释文》原貌，分别称为《释文》引“崔曰”、“向曰”、“司马曰”、“孟曰”、“王曰”和“简文曰”。——《释文》凡注解引用称“李曰”者指李颐集解，凡读音称“李曰”者指李轨音；引徐邈音者称“徐曰”（参见陆德明《庄子释文序录》）。

《庄子集释》中郭庆藩摘引清代学者训解或校勘，引用称“《集释》引某曰”。

本书凡引用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者称“王先谦曰”。凡引用其他《庄子》注解或研究著作者，著者书名同时标明。

书中采用友人储庭焕创见三十七条，注中直接具名标出。

五、《庄子》注解和研究著作，数以百计，异解歧见至为纷繁，无法一一论列。但对错误较为突出，或故作艰深，或似是而非，而往往被研究者当做正确理解甚至权威解释影响较大者，则不憚其烦加以辩正。注中用圆括弧括出，以不干扰注解正文。

六、本书使用简化汉字，凡由繁转简概不说明。个别文字不用繁体不能说明者仍用繁体。如“图”通“囿”，“朴”通“璞”，“徹”通“辙”，不用“囿、璞、辙”等字则无法比较；“却曲”注中不用“卻”字也无法说明；“谿”与“溪”义本有别。如此等等，都只能仍用原字。

对书中生僻古字而有常用体相通者，直接采用常用体而不特别说明。如“𩇑”即用“𩇑”字，“𩇑”即用“遁”字，“筴”即用“策”字，“鼃”即用“蛙”字，“鉞”即用“斤”字等等，余可类推。

七、书中僻难字以汉语拼音注音。联绵词注音意在表示其双声叠韵关系。由于语音变异，拼音未能表出其双声抑或叠韵关系者加注反切。

八、本书数词除括号中注公元用阿拉伯数字外一律使用汉字，以保持字体统一。

九、《庄子》散文中间用韵文，皆随文注出。韵字归部，基本上遵用陈复华、何九盈编《古韵通晓》。参见《老子本原·老子韵表》说明。

十、书后附录本书引用庄学书目。凡引他书，随处注明，未列入书目。

目 录

序 / 1

凡例 / 1

庄子与庄子哲学 / 1

[唐]陆德明《庄子释文序录》/ 49

内篇 / 52

逍遥游第一 / 52

齐物论第二 / 69

养生主第三 / 102

人间世第四 / 110

德充符第五 / 136

大宗师第六 / 152

应帝王第七 / 182

外篇 / 196

骈拇第八 / 196

马蹄第九 / 206

胠篋第十 / 211

在宥第十一 / 221

天地第十二 / 243

天道第十三 / 269

天运第十四 / 289

刻意第十五 / 314

缮性第十六 / 321

秋水第十七 / 328

至乐第十八 / 351

达生第十九 / 363

山木第二十 / 385

田子方第二十一 / 405

知北游第二十二 / 427

杂篇 / 456

庚桑楚第二十三 / 456

徐无鬼第二十四 / 484

则阳第二十五 / 517

外物第二十六 / 544

寓言第二十七 / 562

让王第二十八 / 574

盗跖第二十九 / 597

说剑第三十 / 621

渔父第三十一 / 626

列御寇第三十二 / 635

天下第三十三 / 654

目 录

后 记 / 709

本帙引用庄学书目 / 711

庄子与庄子哲学

(一) 庄子，寂寞的哲人

庄子是道家大师，与老子并称“老庄”，犹儒家之有“孔孟”。关于庄子的生平，史籍提供的材料实在太少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附有一篇二百三十四字的庄子传，内容简略而且不无迷离。——司马迁处理似不甚妥当，老子应与庄周同传，法术大师韩非不应该同他们混在一起。庄子传云：

庄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窥，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，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胠箧》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。畏累虚、亢桑子之属，皆空语无事实。然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，用剝剥儒墨，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

楚威王闻庄周贤，使使厚币迎之，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：“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养食之数岁，衣以文绣，以入大庙。当此之时，虽欲为孤豚，岂可得乎？子亟去，无污我，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，无为有国者所羁，终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”

传只说庄子名周，陆德明《庄子释文序录》在“姓庄名周”之后注